

一部华夏民族的史诗

——评黎正光长篇历史小说《仓颉密码》

袁 园

【摘 要】 作为第一部探寻华夏象形文字起源的长篇历史小说,《仓颉密码》不仅真实再现炎黄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风貌,塑造出众多丰厚立体的远古人物形象,更是深入到人性、存在与生命的层面发掘民族精魂,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史、诗、思的融合,呈现出华夏文明起源时期文化史、心灵史与个人史的多维交织,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展现东方美学艺术价值的典范。

【关键词】 炎黄时代;艺术创新;仓颉精神;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2)02-0041-6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化历史叙事时代的到来,反史诗性写作成为当下历史叙事的主潮。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禁锢的破除,大众文化语境的生成,以及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潮的影响,历史小说的创作观念普遍发生了转变,史诗性不再是人们追求的唯一审美理想,反而成为部分作家的艺术反叛对象,从根本上导致19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平面化、琐碎化与世俗化的格局,震撼人心的史诗作品缺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80多万字大气磅礴的《仓颉密码》的出版,摆脱了当下历史叙事浅薄短平的缺失,凸显出其强烈的价值

和意义。作为第一部探寻华夏象形文字起源的长篇历史小说,《仓颉密码》不仅真实再现炎黄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风貌,塑造出众多丰厚立体的远古人物形象,更是深入到人性、存在与生命的层面发掘民族精魂,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史、诗、思的融合,呈现出华夏文明起源时期文化史、心灵史与个人史的多维交织。

一、史:炎黄时代的全景再现

真实再现特定时期的民族历史是史诗性作品的根基所在,无论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对特洛

本文为2011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河南省文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研究”(编号2011B507)阶段性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作为文化实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改编”(编号10YJA751035)阶段性成果。

王又平在《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一文中综合了庞德和弗莱的观点,归纳了史诗的审美内涵:“史诗就是史、思、诗的统一,即史的真实性、思的深邃性和诗的感染力的统一。”

〔作者简介〕袁 园,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河南 洛阳 471022。

伊战争的传奇再现,还是《战争与和平》对法俄战争的细致描绘,抑或《静静的顿河》对十月革命前后顿河地区哥萨克民族生活的真实记录,都涵盖了深广的民族历史内涵。黑格尔曾指出:“至于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1〕}可以说,是否达到了历史真实是衡量一部史诗作品的基本尺度。黎正光《仓颉密码》围绕象形文字发明这一重大历史文化事件,通过对民族文化密码的细致解读,以如椽之笔刻画出炎黄时期恢弘雄浑的历史画卷,如书中简介所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探寻中华象形文字起源之秘,探寻仓颉一生命运之秘,探寻炎黄时代之秘,探寻华夏文明起源之秘的长篇历史小说。”(《仓颉密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下引该书不再注出处)

与其他题材历史小说相比,远古历史小说创作无疑存在更高的价值、意义和难度。19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重点集中在两大题材:一是近代历史,以唐浩明、凌力、二月河的作品为代表;二是先秦历史,以杨书案、曲春礼的作品为代表。而对于先秦以前的远古历史,由于现实意义的缺失以及史料的匮乏,很少作家涉足这一题材,因而呈现出长期的失语局面。黎正光《仓颉密码》的出现,不仅弥补了远古历史小说的空白,而且开拓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新领域,然而如何写好远古历史题材,还存在着更高的操作难度。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怎样揭开神话传说笼罩下的神秘面纱,还原炎黄时代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对作家的考古知识功底和远古原始生活知识积累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也是原始氏族社会历史始终无人涉及的根本原因。可以说,不经过常年累月的知识积累与文化考察,没有哪一个作家敢涉足远古历史题材的创作,而黎正光却以严谨执着的态度,花了二十多年时间为这部史诗著作做

准备,“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耗费了如此之多的心血终于换来了艺术的回报,《仓颉密码》为读者描绘出五彩斑斓的艺术世界,真实地再现了华夏文明溯源时期的社会全景:从时间跨度看,《仓颉密码》从蛮荒时期的结绳记事写到炎黄统一华夏部落,绵亘华夏文明起源全过程;从空间的跨度看,《仓颉密码》囊括了炎黄时期不同地域的诸多部落,如洛河流域的神鹿部落、渭河平原的炎帝部落、秦岭山脉的西陵部落等;从历史容量看,《仓颉密码》全方位地复活了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风貌,在涉及象形字起源、中医起源、丝绸起源的基础上,还真实再现了炎黄时期图腾崇拜、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等文化风俗,涵盖了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学、民族学、星象历法等诸多文化领域,蕴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与厚重的文化底蕴。

然而严谨的历史考证并不意味着就能达到历史的真实,17年史诗经典尽管引用大量史料,力图做到“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但仍然给人不真实的感觉。比如姚雪垠《李自成》对史料进行严格考证,“就连诸如银子和制钱的比价变化、黄钱和皮钱的关系,崇祯案头放些什么器物、北京戒严应由哪个衙门出布告等也务求精细。”^{〔2〕}却将现代革命领袖才具有的品质强加在李自成身上,没有触及到古人的传统文化心理、欲望情感与世俗生活,因此所达到的也只是历史外在的真实,藏在历史深处的另一面被遮蔽了。柯林武德指出:“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由一个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3〕}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以及史料的缺乏,仓颉真实的性格气质湮没在茫茫历史深处,流传下来的多是神话与传说,为后人留下了重重迷障。而黎正光却在严肃考察体验和吃透史

料的基础上,通过细微地揣摩与大胆艺术想象,深入到历史人物的灵魂深处,力求真实还原古人的文化人格,有效地实现了历史外在真实与内在真实的有机统一。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游历各个部落,先后与巴英、芹姬、肖玘、竹媛发生情感纠葛,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爱情故事的表层,而是深入到其内心深处,凸显出其生命体验、情爱感受与生存焦虑,真实地描绘出具有人性深度的心灵史。作者还虚构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从不同方面凸显仓颉复杂的精神世界,比如炎帝想让仓颉留在炎帝部落,并将其女儿芹姬许配给他,仓颉经过艰难的思想斗争还是继续踏上征途;仓颉被推选为大隗部落的酋长,沉浸在绿波绿浪姊妹的温柔乡中不能自拔,也曾动摇过发明象形文字的信念;仓颉尽管有了妻子儿女,却依然有着旺盛的情欲,不断与所遇到的女子交合,暴露出仓颉精神深处的另一面。此外,作者还塑造了炎帝、黄帝、嫫祖、刑天、蚩尤、女娲等人物形象,褪去了附着在其身上的神性光环,将丰盈的人性内涵灌注其中,从容貌、性格到心灵复活了尘封多年的远古历史人物。《仓颉密码》对历史真实的表现不再停留于冰冷的历史事件的表层,而是深入到历史人物的精神深处,通过大胆的想象与虚构,复活消失在茫茫历史中个体生命的思想、欲望与情感,与经过严谨考证的远古文化背景融合为一体,最终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二、诗:远古历史的艺术转换

真实再现特定阶段的历史只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尽管作家黎正光耗费了二十余年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如何把这些历史素材转化为具有丰厚审美内涵的艺术世界,则对作家的艺术表现功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黎正光在吃透史料的基础上,冲破传统历史叙事规范的束缚,在叙事手法、叙事结构、意象表现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写作重心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提高了历史叙事的技术含量,摆脱了当代历史叙事水准长期滞后的局面。

(一)传统线性叙事结构的突破。对于涵盖巨大历史容量的史诗作品而言,面对无数支离破碎史料的糅杂,如何建构相应的叙事结构,以编织情节整合史料,这是作家首要解决的艺术难题。传统历史叙事往往采用单一的线性结构,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织情节链,表现历史发展由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局的全过程,具有封闭性、因果性与单向性的结构特征,突出表现在《李自成》、《星星草》、《天国恨》等长篇历史小说中。而《仓颉密码》却突破了普遍应用的线性结构模式,采用了类似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叙事结构,以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游历天下为叙事线索,实现对繁杂的历史叙事元素的缀合,如歌德所说:“运用一位有名的英雄人物的故事时只把它作为一根线索,在这上面他爱串上什么就串上什么。这正是《奥德赛》和《吉尔·布拉斯》都采用过的办法。”^[4]《仓颉密码》拆解了线性历史的因果顺序,以仓颉为主线将叙事元素串连起来,采用时空交错、散点透视与多线平行等艺术手段,叙事结构呈现出由封闭向开放、由紧凑向松散、由单一维度向立体多维的转换。仓颉为了发明象形文字游历天下,先后走过了白狼、炎帝、西陵、白象山、涿光、空桑、女娲等部落,认识了炎帝、蚩尤、轩辕诸多远古大人物,接触到大量的图腾、祭祀、岩画、巫术等原始文化,丰富又充满悬念的历史叙事随着仓颉的足迹徐徐展开,由单线逐渐辐射蔓延到立体交叉的远古历史深处,全景式地再现炎黄时期的历史图景。

(二)第三人称内聚焦叙事视角的运用。建国以来的史诗性作品,无论是以《红日》、《红旗谱》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小说,还是以《李自成》、《星星草》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小说,叙事视角在全知全能的宏大视野观照下,高屋建瓴地俯视历史的各个角落,复杂丰富的历史被简化为宏大的社会史、政治史和阶级史,极大地禁锢了当代历史小说的艺术生命力。作为对上述弊端的反拨,《仓颉密码》较多采用了第三人称内聚焦视角,以仓颉的视角展开历史叙事,以普通个体的眼睛来折射历史,叙述者既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又能产生恰当的间离效

果,留下了充分的叙述空间等待读者去想象体验,使文本充斥着叙述的张力。《仓颉密码》不仅描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涿鹿大战、阪泉之战之悲壮,还通过历史事件进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打乱了他们的世俗生活秩序,从普通人的视角折射宏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被处理为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氛围的情境化存在。这种叙事策略的调整既游离于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之外,又避免陷入历史的虚无与空洞,复活了氏族社会民间的原生态历史。此外,文本出现的服饰、器物、礼仪、宗教、祭祀、巫术、历法等大量的文化描写,都是通过仓颉游历天下所见所闻自然地展开,很好地避免了文化历史小说的通病:不加节制地脱离故事情节进行文化描写,使得历史小说沦为文化史、风俗史与地方志,从而严重损害了历史小说的艺术价值。他者视角的采用,使得《仓颉密码》从细微之处切入到宏大历史的深处,从虚构的日常生活经验进入远古历史,透过日常琐事与情感欲望的世俗化书写,复活了被宏大历史压制的民间历史记忆,呈现出丰富而细致的历史质感,给读者带来了身临其境的艺术享受。

(三)充满生命气息的诗性语言。阅读贯穿全书《仓颉密码》的诗性语言,清新自然的田野气息扑面而来,历史小说语言的生命维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苍茫的草原、湛蓝的天空、辽阔的大地、神秘的森林、嬉戏的动物,构成了小说语言频繁出现的意象:“初秋的下午,山风吹拂绵延起伏的山峦,高高的云毓山,耸立在夕阳的余晖中。一些红红的山果,宛若跳荡的音符,在枝头与藤蔓间摇晃,将无声的乐音,挥洒在天地之间。”“碧绿的草原宛若一张巨大的飞毯,一望无涯,铺向天边。有些浅草处,不时有旱獭蜷缩着两只前爪,企鹅般傻乎乎地立在洞口,吱吱叫着,好似欢迎仓颉和石娃这草原上陌生的客人。”作者笔下的山川、河流、植物不仅有着喜怒哀乐,还有着脉搏、心跳和语言,人与自然构成了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从而形成了该书独特的生命诗学。除了频繁出现的自然意象,小说语言对人物的描写也注重凸显其原始生命强力,浓墨重彩地渲染出充满野性、冒险和强力的蛮荒世界,

集中上演了充斥原始生命强力的壮观诗剧。小说多次写到了原始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女人们摇动手臂,抖动肥硕的乳房,大幅度的扭腰、摆胯、甩臀的动作充满性感。动作粗犷的游牧汉子们挥动双臂,双脚踩踏激烈的节奏,不时将女人们举过头顶,或不时将女人拦腰抱起,左右甩动。”此外还有大量的集体交媾、原野狂欢、山林野合描写,“月辉,朦胧得就像雾中时隐时现的欲望,驱使着在春草上扭动、翻滚的男人和女人。嬉笑声、呻吟声、尖叫声……组成草原原始而野性的人体组画。”由于远古历史题材的特殊性,黎正光既没有运用古朴雅致的文言文,也没有采用打破语言规范的先锋小说语言,而是别具匠心地凸显小说诗性语言的生命维度,既契合了蛮荒时代充斥原始生命强力的历史背景,又形成了独具艺术个性的语言风格,开拓出当代历史叙事语言的新路径。

三、思:仓颉精神与民族精魂

如果说“史”和“诗”是一部史诗作品的根基所在,那么能否深刻地挖掘出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展现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则是史诗的灵魂所在。黑格尔在谈到史诗的美学特质时指出,史诗“在本质上就应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5]因此黑格尔把史诗界定为“是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意识,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它所表现的内容并非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是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本质,“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6]回溯西方的史诗作品,无论是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古罗马《埃涅阿斯纪》、印度《摩诃婆罗多》、德国《希尔德布兰特之歌》,还是近代的《战争与和

平》、《静静的顿河》，无不承载着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真实地再现了不同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因此黑格尔认为，如果把各民族的史诗搜集整理，“就会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7]

正如阿喀琉斯象征着英勇顽强的古希腊民族精神，《仓颉密码》所塑造的远古文化英雄仓颉，凝聚着勇于开拓进取的华夏民族精神。《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泰伯》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雄强进取的民族精神可谓华夏文化孕育的精髓，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源。黎正光在吃透远古史料的基础上，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将民族灵魂的聚焦点投射在仓颉身上，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自叙道：“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8]在笔者看来，仓颉精神具体表现为不甘于现状的创新精神、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胸襟以及愈挫愈勇的坚定意志。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因结绳记事不准确，导致丢失猎物而受到族人的责难，仓颉并没有沉溺在懊恼之中，而是对结绳记事这一方法本身产生质疑：“我们每次狩猎时，都要带上好多根记事记数的草绳，要是山鸡、野兔打多了，草绳用完也不够记数，而且还经常容易出错。”如何发明一种新的记事方法以造福苍生，在少年仓颉的心中逐渐形成坚定的信念，仓颉注视着燃烧的篝火突然产生灵感：“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敢于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质疑，充分表现出仓颉不满现状的探索精神，在蛮荒的远古时代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声。仓颉并没有把发明象形文字停留在空想层面，而是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一伟大的发明之中，正如仓颉夜晚难以入眠时的内心独白：“我此生要做的大事不就是收集、整理、发明象形文字吗？白狼部落留我，西陵部落留我，炎帝和空桑氏、涿光氏留我，我都没有应允他们；蚩尤追杀我，现在又寻找我，不都是为象形字吗？”为了发明形象文字，仓

颉抛妻别子漂泊四方，考察了无数的岩洞壁画、部落图腾以及祭祀仪式，甚至数次面临被追杀处死的险境，历经九死而不悔其志，耗尽毕生的心血最终发明出炎黄子孙至今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为华夏文明的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陈忠实在谈到《白鹿原》创作初衷时指出：“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9]不同于《白鹿原》所挖掘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传统文化人格，作家黎正光撇开了表现儒家文化精神的传统路数，开拓性地将目光投向了华夏文明的源头——未受佛、儒、道文化沾染的原始氏族社会，力图再现原始氏族部落的深层心理结构，挖掘原始民族性格充满生命强力的质素，以清除被封建文化扭曲的中庸人格，表现出探源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的强烈渴望，这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想要实现这样的艺术理想，无疑比近代题材历史小说具有更高的难度，史料的缺乏，文化资源的稀缺以及考古知识的局囿都成为阻挠作家实现艺术目标的障碍。黎正光却突破重重阻碍，花费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穿透历史的表象解读民族文化密码，仔细揣摩原始氏族社会的民族心理特征，提炼出具有鲜明民族内涵的仓颉精神，无疑把握住了史诗作品的精髓，对于当下民族精神的重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史、诗、思的有机交融

俯瞰当代长篇历史小说，总体上呈现出史强诗弱的格局。建国以来以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历史小说，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实现宣传教化目的，必须确保历史叙事内容的真实性，才能使人们信服历史本质的存在，无论是传统历史小说《李自成》、《星星草》，还是革命历史小说《保卫延安》、《红日》，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保持原貌，顾汶光《天国恨》中的人物描写甚至连细节都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比如卢贤拔两耳重听、向荣瘦小瘸腿等都有

据可查。^[10]这种唯历史主义的创作原则无疑禁锢了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违背了历史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直接导致当代历史小说艺术非常粗糙,社会学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1990年代以来,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刘斯奋《白门柳》、熊召政《张居正》、孙皓辉《大秦帝国》等作品,摆脱了对原生态历史的依附,不再把表现外在历史事件作为叙事目标,而是侧重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精神、文化人格和感情欲望,提升了历史叙事的艺术含量,较好地实现了史与诗的统一。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1990年代以来的诸多长篇历史小说具备了史诗的容量,艺术表现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对历史的开掘较多停留在写实的层面,普遍没有达到历史哲理的深度,未能揭示出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隐藏在历史表象下的民族集体无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创作实绩,没有产生更多像《白鹿原》那样再现民族灵魂的优秀作品。《仓颉密码》的出版无疑弥补了这一缺失,这部小说不仅填补了远古历史题材小说的空白,在叙事手法、人物塑造、意象表现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创新,而且冲破传统历史叙事规范的束缚,探索出另一种表现历史的可能,为以后历史小说的艺术虚构提供了新的思路。更值得注意的是,《仓颉密码》对历史的表现提升到民族文化精神的高度,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中汲取

重铸民族精神的优秀素质,在史、诗、思三个方面实现了有机交融。《仓颉密码》首次塑造出仓颉这一远古文化英雄形象,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是深入其内心深处,发掘其情欲与理智、动摇与坚定、恐惧与无畏等深层次心理结构,虽为虚构却更加真实地描绘出具有人性深度的心灵史。仓颉不再是正史记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人物,而是有着自己的思想、尊严与情欲的独立生命个体,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充斥着原始野性与生命活力,凝聚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内涵,从而衔接上被斩断的民族文化血脉,使古老的民族精神焕发出新的生机。

唐浩明指出:“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依仗着经济势力的强大,正在向各个角落风卷残云般扑来,大有排斥、压倒一切文化的势头。曾经创造过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文化,在如此形势下如何立足,它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华民族还需要它的哺育吗?它还有发展的可能吗?这些原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今似乎已成了有识之士的困惑。”^[11]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浪潮,《仓颉密码》表达了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本土文化重建意识,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神秘的远古历史,汲取远古文化资源以重铸民族精神,不仅延续了寻根文学未完成任务,而且克服了寻根小说理念先行的概念化弊端,成为全球化语境下展现东方美学艺术价值的典范。

【参考文献】

- [1] [5] [6] [7] 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商务印书馆,1981.107,109,107,108.
- [2] [10] 吴秀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M].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105,150.
- [3]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244.
- [4] 龚翰雄.欧洲小说史[M].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135.
- [8] 黎正光.仓颉密码[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5.
- [9]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J].小说评论,1993,(3).
- [11] 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自序[M].岳麓书社,2002.1-2.

(责任编辑 王 林)